雨果文集（第五卷）

人类命运的思考者

雨果出入人世已经二百年，作为“人类文化史上一个奇观”（柳鸣九语），接受了诗人、戏剧家、小说家、批评家、散文家、画家（业余！）等诸多头衔，而且每个头衔前面都可以加上“伟大”二字。

然而，哪一种头衔都不足以涵括雨果的整体。如果硬找出一种，我倒觉得思考者（思想家）也许堪当此任。

雨果不是一位创建学说的思想家，而是人类命运的思考者。

雨果的诗文字字句句、行行段段、章章篇篇，无不浸透了思考。千种万种的思考，最深沉、最宏伟的，要算他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了。

思考人类的命运，主要体现在他创作《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和《海上劳工》的过程；确切地说，这三部小说正是他思考人类命运的记录。

雨果写完并发表《海上劳工》（1866），才算完成由《巴黎圣母院》（1831）开宗明义，继由《悲惨世界》（1845—1861）淋漓演释，终以《海上劳工》重彩结幕的“人类命运三部曲”。

完成这三部曲，这三大部杰作，雨果就无愧于人类命运思考者的称号了。

三部曲从宗教、社会、自然三个角度，阐释沉重压在人类头上的三重命运，即人类所承受的教理（迷信）的命数、法律（偏见）

的命数、自然(事物)的命数。

宗教、社会、自然,这些异己力量,是人类既需要又斗争的对象,因而也就成为“人生神秘的苦难”的根源。

(以上两小段,是《海上劳工》原序的概括。)

这三部作品,每部都有一篇短小的序,名副其实的短小,不过十来行文字,出自下笔动辄万言的雨果之手,实在令人惊讶和赞叹;其言简意赅,字字千钧,尤其令人叹服。

三篇序中,最常被人引用阐发的,是《悲惨世界》的序。不过,三篇序中分量最重的,要数本书的原序,可以视为人类命运三部曲的总序,只因它是点题点睛之笔,一总收束了对人类这三种命运的思考。

重彩结幕的《海上劳工》一出版,就获得巨大的成功,它得到的普遍理解和认同,甚至超过了《悲惨世界》。就连书中描绘的章鱼,也成了时髦的话题。制帽商趁机推出“章鱼帽”,迎合“海上劳女”的需要;有的餐馆还推出风味菜肴“珍味章鱼”。雨果夫人甚至惊呼:“这里成了章鱼的天下[①]……”

刚走上文学道路的左拉则评论道:“在这里,诗人具有自由自在的心灵和无拘无束的想象力。他不再说教,也不再争辩……我们身临其境地看到了这个强有力的作家所做的宏伟的梦,它让人与茫茫自然短兵相接[②]……”

左拉的这段评论非常恰当。其实,《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又何尝不是雨果分别做的“宏伟的梦”:一个是美丽纯洁的吉卜赛少女爱丝美拉达抗争邪恶的宗教势力,一个是淳朴善良的冉阿让抗争不公正的法律。

《海上劳工》的故事情节简单得像个神话。

---

①② 引自《雨果传》第600页,安德烈·莫洛瓦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根西岛老水手勒蒂埃利与朗泰纳经营运输船，不料合伙人却携款逃逸。勒蒂埃利又经十年努力，翻新一只旧船，取名“迪朗德”号，请克吕班当船长。克吕班终于找到朗泰纳，用手枪逼其交出当年的不义之财。但是，为了自己侵吞这笔七万五千法郎，克吕班精心设计了一次海难，制造了一个与船同归于尽的假象。

勒蒂埃利受此打击，已奄奄一息。据目击出事现场的水手说，船严重破损，卡在两座礁石之间，没有沉设；但是机器完好无损，值得弄回，只是困难极大，又异常危险。谁肯舍命前往呢？勒蒂埃利的养女戴吕谢特含泪宣布：如果有人抢救回机器，“我就嫁给他。”一个孤僻青年吉利亚特应声站出来……

本书的主人公吉利亚特，就因为暗恋戴吕谢特，驾着孤帆，同大海展开了惊心动魄、英勇卓绝的搏斗……

在自然万物中，雨果特意选定海洋，作为他的主人公与之短兵相接、进行搏斗的对象。因此，《海上劳工》在场面宏伟上，又平添了几分壮阔与雄奇。

短兵相接：一边是吉利亚特，一个大写的人，有着纷乱而崇高的思想、一颗孤僻而伟大的心；另一边是大海，自然力的最卓越的体现者，能把自然的所有性格推向极致。

作者以相当大的篇幅，展现这场肉搏战。

吉利亚特为了完成使命，坚守在“如同刑架的悲惨的礁石上，饱经大海的各种酷刑与凌辱”。是的，茫茫大海携着寒冬、风暴、乌云、浪涛、黑夜，将吉利亚特团团围住，仿佛建起一座地牢，将他与外界的生灵隔绝。

这是一场力量对比绝对悬殊的拼搏：一个原子对抗无限，一人之力对抗由大海统帅的自然大军。

大海浩瀚无边，深不可测，总是无穷地变幻。自然万物中，

最狡诈、最多变、最可怖的，莫过于大海：它好似千头魔怪，不知下一时刻会持什么可怕的武器，突然以什么凶恶的面目出现。

吉利亚特无助无援，靠着信念搏斗，但是第一动力还是意志，不可动摇的意志。哪怕意志也开始动摇了，还有坚持，执著：坚韧不拔，坚持不懈，则是人最高尚的品质、最后制胜的法宝。

漫长的两个月，经受一次又一次打击：战胜了孤独又来了恐怖，战胜了饥渴又发起高烧，海怪（章鱼）被诛还有鬼魅，大潮退后又起风暴。费了千辛万苦，调动了最大的智慧，在两座礁石之间筑了堤坝，将机器卸到帆船上，不料堤坝被冲垮，帆船出了漏洞，眼看就要前功尽弃，他只好脱下全部衣服堵上，而自己赤条条，躺在寒冷的岩石上，挨过暴风雨之夜。

坚持，创造了奇迹。

吉利亚特驾船将机器运回根西岛。

他还带回克吕班（已被章鱼勒死在水洞）侵吞的金钱。

然而他无意中发现，戴吕谢特却与教士埃伯内齐尔相恋。

于是，他作出一生中第二个重大决定：牺牲自己，成全有情人。

他站在岩石上，望着克什米尔号船带走他一手安排匆匆结婚的情侣，带走他一生中惟一的爱。

他逐渐被潮水吞没，只余茫茫一片大海。

雨果说："我只想赞美劳动，赞美意志，赞美忠诚，赞美一切使人伟大的东西。我只想表明，深渊中最无情的深渊，是人心，能逃得过大海，却逃不过女人[①]……"

《海上劳工》和《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一起，构成了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雨果作为人类命运的思考者，从其"自由

① 引自《雨果传》第600页，安德烈·莫洛瓦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自在的心灵和无拘无束的想象力”，从深层意义上表现了人类在自己的发展史中，与宗教、法律、自然所产生的矛盾这样永恒性的主题，因而比许多大作家更为伟大。

李玉民

2002年3月19日

于北京花园村

题　　献

我把此书献给:好客的、自由的小岛。献给高尚的海上居民生活的那个古老的诺曼底土地的一个角落、那座严厉而温存的根西岛,那是我现今流亡之地,是我日后可能的墓地。

维克多·雨果

序

宗教、社会、自然，是人类的三种斗争的对象，这三者同时也是人类的三种需要。人必须有信仰，从而有了庙宇；人必须创造，从而有了城市；人必须生活，从而有了犁和船。可是要满足这三种需要，就包含着三种斗争。人生神秘的苦难便源自所有这三种斗争。人类进步须克服迷信、偏见和自然元素这三种形式的障碍。三重沉重的命运[①]压在我们身上，亦即教理的命运、法律的命运和自然的命运。在《巴黎圣母院》一书中，笔者揭示了第一种命运；在《悲惨世界》中，笔者指出了第二种命运；在这本书中，笔者阐释了第三种命运。

在桎梏着人类的这三重命运之中，又交织着内心的命运这一最沉重的枷锁，亦即人类的心灵。

1866 年 3 月，于奥特维尔宅

① 原文为拉丁文。

第一部

克吕班师傅

第一章　恶名的原由

一、写在雪地上的字

一八二×年的圣诞节，根西岛很是特别，那一天下了雪。在英吉利海峡各岛，结冰的冬天就是难忘的了，而遇上下雪则是件轰动的事。

圣诞节的这天早晨，从圣皮埃尔港[①]通往瓦勒的海滨路上，一片白茫茫。雪从午夜直下到黎明。九点钟左右，太阳刚刚升起不久，英国圣公会教徒还没有去圣桑普森教堂，卫斯理教徒也没有去埃尔达小教堂，路上几乎空寂无人。在这两座教堂钟楼之间的整条路段上，只有三个行人：一个小孩，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这三个行人彼此隔着一段距离走着，互相之间明显地无丝毫联系。小孩八岁光景，曾停下脚步，好奇地看着雪景。男人在女人后面走着，相隔百来步。他和她一样，朝圣桑普森方向走去。男的还年轻，好像是个工人或水手。他一身平常的穿着，一件褐色粗呢短上装和一条加防水护套的裤子，好像是在表明尽管是节庆日，但他并不去任何一座教堂。他足登厚重的粗皮皮鞋，鞋底上钉有大钉子，在雪地上留下的印迹好似牢房的锁印，而不像是人的足迹。而女行人却明显是一副去教堂的打扮。她身披一件宽大的絮棉黑绸斗篷，里面极其妖冶地衬着一条红白

① 圣皮埃尔港是根西岛首府。

相间阔条纹的爱尔兰府绸长裙，要是她不穿着红长袜子的话，别人会以为她是个巴黎女郎。她自由、轻捷、充满活力地向前走着，看她那还没有经受过生活的任何磨难的步态，想必还是个年轻姑娘。她体态婀娜，飘逸，说明她正处在那最美好的年华，在童年的暮霭中露出了青春的晨曦。那个男的并没有注意她。

突然间，在一个农家小花园拐角的一丛绿橡树附近，在一处名叫“矮屋”的地方，她扭过头来，这个动作引起了那个男人的注意。她站下来，好像打量了他片刻，然后弯下身子，那男的觉得她用指头在雪地上写了点什么。接着，她站了起来，继续向前走去，脚步加快，她又一次扭过头来，但这一次她却嫣然一笑，随即消失在路左边通往常春藤堡的那条绿篱小径中。当她第二次扭头时，那个男的认出了她是戴吕谢特，是当地一个迷人的姑娘。

他毫无往前赶的冲动，片刻之后，他来到了农家小花园拐角处的那丛橡树旁。他已经不再去想那个走远了的女行人，如果此时此刻海面上跃出一只鼠海豚，或从灌木丛中飞出一只红喉雀的话，这个男人很可能会盯着那只鼠海豚或红喉雀，仍旧走他的路。可巧的是，他往下看了一眼，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了那个年轻姑娘刚刚站住的地方。地上印着两个小脚印，就在旁边的雪地上，他看到了她刚才写的字：吉利亚特。

这是他的名字。

他就叫吉利亚特。

他久久地伫立着，一动不动，看着那个名字、那两个小脚印和白雪，然后若有所思地继续赶路。

二、海角屋

吉利亚特住在圣桑普森教区。这里的人并不喜欢他。这是

有原因的。

首先，他住的是一座“凶宅”。在泽西岛或根西岛，在乡村，甚至在城镇，无论你经过某个寥无人迹的角落还是穿过某条居民拥挤的街道，你有时都可能碰到一座门窗被封死了的房屋；大门被枸骨叶冬青树枝堵着；满是钉子的木板像令人恶心的膏药似的封着一楼的窗户；楼上各层的窗户似开非开，似关非关，所有窗格都钉着木条，可玻璃全都碎了。如果有个小院的话，肯定杂草丛生，矮院墙坍塌；如果有个花园，必定长满荨麻、荆棘和毒芹。你可以在其间窥探稀有昆虫。烟囱龟裂，房顶坍塌；从房间里望去，全都像是散了架似的；木头腐烂，石头长霉。墙壁上墙纸脱落。你可以从中研究一番从前流行的墙纸式样，研究一番帝国时期的狮身鹰头鹰翼怪兽图、督政府时期的月牙形褶裥以及路易十六时代的小圆柱和短石柱。沾满了苍蝇的密密麻麻的蜘蛛网，表明了蜘蛛们的平静闲适。有时候，你可以在地板上看到一只破碎的罐子。这就是一座鬼魅夜晚前来的“凶宅”。

房子和人一样，会变成尸体。只要有人迷信，就会把房子毁掉。因此，这种房子十分可怕。这种“凶宅”在英吉利海峡诸岛上一点儿也不罕见。

乡村和海上居民，对这类“凶宅”惊恐不安。无论是英国的群岛，还是法国的海滨，凡是英吉利海峡的居民，对鬼怪都有非常明确的概念。在世界各地都有魔鬼的使者。可以肯定，贝尔费戈尔是地狱派驻法国的使者，于特金是派驻意大利的使者，贝利亚尔是派驻土耳其的使者，塔米兹是派驻西班牙的使者，马尔蒂内是派驻瑞士的使者，马蒙是派驻英国的使者。撒旦像人间皇帝一样是魔鬼之王。撒旦就是恺撒，达贡是御膳大臣，絮柯尔·贝诺特为大太监，阿斯莫代是赌场庄家，柯巴尔是剧院老板，维尔德莱是司仪总管，尼巴斯是小丑。学识渊博、无所不知

的通灵鬼学大师维埃鲁把尼巴斯称作“滑稽模仿高手”。

英吉利海峡的诺曼底渔民们出海时，由于魔鬼造成的种种幻境，都十分小心谨慎。长期以来，大家一直认为圣马克鲁就住在奥利尼和加斯盖岛之间海面上的一块叫做奥尔塔克的方形巨礁上，从前的很多老水手都毫不含糊地说，曾经常常远远地望见他坐在巨礁上专心地看书。因此，从奥尔塔克巨礁前经过时，水手们总是不停地祈祷，直到有一天，传说烟消云散，真相大白，才不再如此。人们发现，而且今天也终于明白了，奥尔塔克礁石上住的不是一位神明，而是一个魔鬼。这个魔鬼名叫若克米斯，十分狡猾，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让人错以为是圣马克鲁。话说回来，教会在这方面也会弄错的。魔鬼拉古埃尔、奥利贝尔和托比埃尔就一直被尊作神明，直到七四五年，扎沙利教皇有所察觉，才把它们扫地出门。像这样清除魔鬼，确实很有必要，但必须对魔鬼知之甚详。

这种事情都是陈年往事了，但当地的老人们还在说，过去，诺曼底群岛的天主教徒总是不由自主地跟魔鬼打交道，比胡格诺教徒还有过之。为什么呢？我们也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小部分人从前深受魔鬼骚扰。魔鬼特别喜欢天主教徒，总是想方设法同他们交往，这就使人以为魔鬼是天主教徒，而非新教徒。魔鬼最让人受不了的亲密举止之一，就是三更半夜，趁丈夫已经睡熟、妻子半睡没睡的时候，去天主教徒夫妇的床上“拜访”。因此产生了不少误会。帕图伊埃[①]就认为伏尔泰便是这样生出来的。这绝不是胡编乱造，这种事本来就是无人不知的，而且，在驱魔咒语的“关于夜晚的误会和魔鬼的种籽”[②]一节

① 帕图伊埃(1699—1779)，天主教教士，伏尔泰的死对头。

② 原文为拉丁文。

中就明明写着。大约在上世纪末，这类事情在圣埃利埃泛滥一时，这可能是为了惩罚革命的罪恶。革命的过激行为造成的后果是难以估量的。不管怎么说，在三更半夜，黑乎乎看不清的时候，当人们熟睡了，魔鬼这种可能的突然而至，使许多正教徒信女颇为难堪。生出一个伏尔泰来，没什么可开心的。有一个信女忐忑不安，便去请教她的忏悔神甫，询问能及时澄清这种误会的办法。忏悔神甫回答她说："要想确定与您行房事的是魔鬼还是您的丈夫，您就摸一下对方的额头，如果发现有角，那就能肯定……"，"肯定什么？"信女问道。

吉利亚特住的房子曾经闹过鬼，后来就没再闹鬼了，但这更加让人疑惑。人人皆知，如果一个巫师住进一个凶宅，魔鬼就认为这宅子已有人占了，便礼让巫师，不再上门拜访，除非像请医生一样请他上门。

这座房子名叫"海角屋"。它坐落在一个狭长的半岛尽头，那半岛在乌迈天堂湾形成了一个特别的满是岩石的小锚地。那里水很深。这座房子孤零零地立于半岛顶端，几乎游离在小岛的外边，只有很小的一块泥土地，刚够弄成个小园子。涨潮时，潮水有时会把小园子淹没。在圣桑普森港和乌迈天堂湾之间，有一座很大的山岗，耸立着一座爬满常春藤的塔楼，叫做瓦勒堡或大天使堡，所以从圣桑普森，你根本看不见海角屋。

在根西岛，最不罕见的就是巫师。他们在某些教区里干他们的营生，尽管已是十九世纪了，但对他们仍无可奈何。他们的一些做法实在是罪恶的。他们熔炼金子。他们半夜里采集草药。他们斜着眼睛看人家的牲畜。人家有病求治，他们便让人带来一瓶瓶"病人的液体"，只听见他们低声念道：一八五六年三

月的一天，有个巫师在一位病人的“液体”中观察到七个魔鬼。这些人让人害怕，而且也确实可怕。最近就有一个巫师为一位面包师傅以及“他的烤面包炉”施展魔法。另有一个巫师居心险恶，仔仔细细地封印一些信封，其实里面“什么也没有”。还有一个竟然在自家的一块台板上放着三个有 B 字标签的瓶子。这些骇人听闻的事情都被查证了。有些巫师乐于助人，只要两三个畿尼[①]就替你治病。他们在自己床上打滚，还乱喊乱叫。在他们这么乱扭乱叫的时候，你要说：“嗨，我没病了。”还有的只要把一条围巾系在你身上，就能为你包治百病。方法这么简单，令人感到惊奇，怎么事先没有想到呀。上个世纪，根西岛的宫廷把巫师全都扔进干柴堆活活烧死。今天，根西岛宫廷则判他们八个星期的监禁：四个星期只给水和面包，四个星期关在单人牢房。诗神喜欢交替韵。[②]

根西岛最后一次火烧巫师是在一七四七年。该市为了火烧巫师专门动用了一个广场，即博尔达热十字路口广场。从一五六五到一七〇〇年，在该广场一共烧死过十一个巫师。一般来说，这些罪犯是认罪服法的。人们是用酷刑帮助他们招供的。博尔达热十字路口广场还为社会和宗教做过其他服务。在玛丽·蒂多尔[③]时代，在这里还烧死过一些胡格诺教徒，其中有一位母亲和她的两个女儿；这位母亲名叫佩罗蒂娜·玛西。两个女儿中有一个还怀有身孕，在火堆中生下了孩子。据传说：“她的肚子被烧炸了。”从她的肚子里炸出一个活着的孩子；这个新

① 畿尼，英国旧金币，值二十一先令。

② 原文为拉丁文，引自拉丁诗人维吉尔的诗。

③ 玛丽·蒂多尔，英国女王，一五五三年至一五五八年在位。

生儿滚到了火堆外边;一个名叫乌斯的人把孩子捡起来。但虔诚的天主教徒、大法官埃利哀·戈斯兰又把这孩子扔进了火堆。

三、当你结婚时,送给你妻子

咱们还是来谈吉利亚特吧。

据当地的传说,有个女人在大革命临近结束时,带着一个孩子跑到根西岛住了下来。她是个英国人,要不就是法国人。按照根西人的发音和农村人的拼写,她的姓名是吉利亚特。她独自抚养着那孩子。有的说,他是她的侄子,还有的说,他是她的儿子,也有的说,他是她的孙子,更有的说,他什么都不是。她积有不多一点钱,可以勉强　口度日。她在塞尔让代买了一块草地,又在洛凯内附近的洛克－克莱斯佩尔买了一小块耕地。那个时期海角屋正在闹鬼。三十多年都没有人住了。房子正在坍塌。由于海水过分浸蚀,小园子什么也不产了。除了夜间吓人的声响和光亮之外,这座房子还有特别吓人的地方:如果你晚上在壁炉上放一团毛线、几根织衣针和一满盘汤的话,第二天清晨,你便会发现汤被喝光了,盘子空了,却出现了一副织好的露指手套。这座房子,连带里面的魔鬼,只几英镑就卖。那女人买下了它,显然是受到了魔鬼的诱惑,或者是因为贪便宜。

她不仅买下了房子,还带着孩子住了进去;从这时候起,那房子也安静下来了。当地的人都说:“这座房子有了它想找的主人。”不再闹鬼了。破晓时分,人们再也听不到那儿有鬼叫声了。除了那个好女人在晚间点的脂蜡发出的亮光外,再也看不到别的光亮。巫婆的蜡烛赛过魔鬼的火把。这一解释令大家满意。

那个女人靠她那几分薄地过活。她有一头好奶牛,可以生